

吴应佑 著

月亮

不在云里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兴佑 著

月亮

不在云里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月亮不在云里 / 吴应佑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60-7556-6

I. ①月…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7334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蔡 安
技术编辑: 陈诗泳
封面设计: 鲁 飞

书 名	月亮不在云里 YUELIANG BUZAI YUNL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0.5 1插页
字 数	300,000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CONTENTS

001		一、行长有约
006		二、一幢烂尾楼和两个退伍兵
013		三、情人相会
022		四、要大书特书的人
028		五、老板看中了烂尾楼
033		六、土地证不翼而飞
039		七、好消息 坏消息
046		八、今夜无眠
053		九、飞车百里寻律师
058		十、市长的面子
065		十一、行长立下军令状
072		十二、老爸茶店里探虚实
077		十三、离婚协议书
084		十四、少年“夫妻”
091		十五、胞兄胞妹
097		十六、血染商贸城

104		十七、痛饮南渡江畔
111		十八、北京归来有新招
118		十九、故乡行
125		二十、年货与花梨椅
132		二十一、书法立奇功
138		二十二、要赚钱开赌场
143		二十三、姑姑代领“卖身契”
150		二十四、啊 过年
156		二十五、没有生效的判决书
161		二十六、风烟四起
167		二十七、赌鬼见鬼
173		二十八、生日风波
179		二十九、八一歌声
186		三十、不速之客
192		三十一、为持久战干杯
199		三十二、民告官
205		三十三、祸从天降
211		三十四、壮士归来
217		三十五、执行公告
223		三十六、苦口婆心
230		三十七、风云突变
236		三十八、痛打疯狗
243		三十九、两种后果
248		四十、案中案
254		四十一、别让他跑了
261		四十二、雨夜惊魂

268		四十三、竹子精神
274		四十四、法院再审判决
280		四十五、月下美人
287		四十六、总把新桃换旧符
293		四十七、迎春笑语
300		四十八、正义的胜利
306		四十九、完璧归赵
313		尾声
317		后记

行长有约

“好、好，就这么定，晚上见。”

放下电话，肖朋月又后悔了。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对方南洋总是有求必应的。是方南洋的要求合理吗，还是自己的心肠慈软呢？要么是上辈子就欠过方南洋的债？还是真的跟他还藕断丝连……肖朋月总觉得自己在方南洋面前显得很窝囊，对方南洋总是这样的百依百顺，毫无招架之力。就说刚才这个电话，她明明知道方南洋提出晚上见面，肯定同 2500 万贷款有关，可是她还是不加思索就答应了方南洋的要求。四年前，方南洋下海经商时，在红椰支行贷了 2500 万元至今连利息在内分文不还。根据央行和省分行的要求，红椰支行决定起诉贷款单位，用法律手段收回这笔逾期贷款。恰恰在这个时候，肖朋月从国商银行省分行调到下属的红椰支行任行长。肖朋月走马上任的第一桩大事就是抓这项工作。当 she 从资料中看到这笔贷款企业的总经理法人代表写着“方南洋”这三个赫赫醒目的大字时，肖朋月差点昏过去了，她抽了一口凉气，暗暗叹道：方南洋啊方南洋，你怎么干这种蠢事呢！难道真的是应验了冤家路窄这句古话？可不，现在方南洋找上门来了。如果晚上见面方南洋对起诉他提出异议或别的要

求呢，我该怎么回答呢，我能拿出什么办法来对付方南洋呢？想到这里，肖月月确实又抽了一口冷气，感到六神无主，她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到了大班台后面的皮椅上去。

肖月月今年刚满40，高窕匀称的身材，远看上去像个年青姑娘。近看比一般姑娘更漂亮：一对新月眉挂在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上空。笔挺秀巧的鼻梁下，两片殷红的嘴唇和一副皓齿，更显得楚楚动人。据说，肖月月在读中学时，已获“校花”的美誉。因此，后来也有传说，说是70年代肖月月凭着这副漂亮的脸蛋和身材，被招进县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以致被安排正式工作的。这些传说毕竟无据可查，也没有人吃饱了撑着去干这滑稽的事。但如果肖月月没有真本事，没有她的艰苦奋斗，她是绝对坐不上今天这行长的第一把交椅的。

这时，肖月月坐在皮椅上，紧锁双眉在思考着。平心而论，肖月月也很想见见方南洋。自上次和方南洋见面后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主要是因为她调动工作的缘故。但今天方南洋电话里的口气不同，很焦急的样子还非见不可。看来方南洋真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如果这样，晚上真的不能见面。因为现在她实在是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肖月月想还不如解约，给方南洋再去个电话，说晚上有急事不能见面了。想到此，肖月月便伸手抓起坐机话筒，当她正要拨号码时，办公室的大门被推开，进来一个人。

“肖行长，律师已准备好了起诉南洋公司的法律文件，请你审查。”来人边走边说着把一卷宗放到肖月月的办公台上。尔后，转身要走。

“喂，何股长，你别走，过来坐一坐。”肖月月急忙招呼何股长坐下，她想向何股长再深入了解这笔贷款的情况。

何股长听到肖月月喊他，急忙转过身来，脸带歉意，说：“我看你正打电话，公事很忙，就不好打扰了。”说完，坐到了沙发上。

“叫你坐下，也是公事呀。怎么，看到我这个新行长觉得不好意思，

还是认为我不好接近。”女人一般快言快语，说话很少留有余地。当上领导的女人就更不客气了，对部下说话是毫不顾忌的。这时的肖朋月就这个样子，弄得何股长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轻轻哼着：“不、不，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看到……”然后就哑了。

何股长名叫何开平。40多岁，中等个子。一张长方脸黑里透红，头发很黑，留着三七的分头，配上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给人一种严谨精干的感觉。他是红椰支行的信贷股股长，所以肖朋月让他坐下聊聊。

“来，喝茶。”不知什么时候，肖朋月已泡好茶，她一只手把一个白色的茶盅放到何开平沙发前的茶几上，一只手抓来办公台前的活动椅，拖到茶几旁，在何开平对面坐下。

“何股长，你在支行工作不少年了吧？”肖朋月一坐下便问道。

“20多年了。”何开平答着。

“一直在搞信贷？”肖朋月又问。

“从借贷员干起，一直干到现在。”何开平又答。

“啊，那是老信贷了。”肖朋月不知是感叹还是赞叹。

“老也没有用，要与时俱进呀。”何开平说。

肖朋月说：“好，那你谈谈南洋公司这笔贷款的情况，看我们如何收回这笔逾期贷款。好吗？”

“好吧，我说说。不过对南洋公司这笔贷款我还是说不清楚……”何开平不知是过于拘束还是过于谨慎，话也是说得不太清楚。

“你就直说吧，有什么说什么，知道多少说多少，你认为怎么办你就怎么说。好吗？”肖朋月觉得自己刚来，与下属和员工还不太熟悉，一下子要求他们一步到位，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她对何开平说的话尽量显得和蔼一些、亲近一些。

果然，肖朋月的话起到了作用。何开平笑笑道：“肖行长真的是平易近人。既然肖行长这么说，我也不客气了。我认为，起诉南洋公司是一桩

非常棘手的事。表面上看，这是一宗普通借贷活动，但实际上，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复杂得很，这里的水很深呀。”何开平说到这里，脸上一副严肃的样子，倒让肖朋月心中暗暗吃了一惊。

“有这么复杂吗？”肖朋月问。

何开平接着说：“南洋公司的这笔贷款是用于同海洲公司合作开发大洋洲国际商贸城项目的。海洲公司的总经理就是欧海洲，这是个黑道人物，在椰山市有着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红的黑的都来。肖行长，如果我们收回这笔贷款，不就等于砸了欧海洲的锅了吗，欧海洲会罢休吗？”

“大洋洲国际商贸城不是早就停工了吗？”肖朋月又问。

何开平说：“是停工了。现在算是半拉子工程烂尾楼了，但这不等于它的产权不存在。虽然产权有一半是南洋公司的，但毕竟欧海洲也有50%呀。这样，如果到法院执行时，难度就很大。”

肖朋月说：“何股长，我们收回的是南洋公司的贷款，也可以说是收回南洋公司的资产，这跟海洲公司有什么关系。”

何开平说：“从法律角度讲是这个道理。但在实际上就难于操作了。他们合作兴建的大洋洲国际商贸城现在还没有完工，据我所知，他们还没有进行财产分割，就是说他们的产权还搅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从何来执行南洋公司的财产呢？”

肖朋月：“何股长，你说得有道理。那我们向司法部门提出请求，先来个债权保全，把大洋洲国际商贸城查封起来。”

何开平摇摇头说：“那也不行。海洲公司在我们红椰支行没有债务，他们会抗诉的。”

肖朋月不再说什么了。她把茶杯推到何开平跟前：“来，喝茶。”

何开平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唔，这茶不错。”又将茶杯放到茶几上，说：“肖行长，我就说这些，不一定对。你忙，我走了。”

肖朋月见何开平主动要走，也就不留了：“好吧。我们再找个时间好

好聊聊。行里还要开会好好研究一下，看如何收回这笔贷款。”

何开平起身走时，又转身来对肖朋月说：“肖行长，我总觉得南洋公司的这笔贷款收回的难度很大。但不要紧，在你这位新行长的领导下，我们红椰支行一定能完成任务。谁不知道你在省分行是收贷高手呀。行长，我不是恭维你。反正你有事就尽管吩咐，我一定好好配合你干。”说完，何开平走出了肖朋月的办公室。

望着何开平的背影，肖朋月回味着刚才的对话，脸上舒展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也许，她对收回这笔贷款有了新的理解。也许，她对晚上与方南洋的见面消除了顾虑。是的，她在省行信贷处那么多年，哪一笔贷款的回收不是艰难的，有些说是腥风血雨也不过分。按何开平说的，南洋公司的这笔贷款收回棘手复杂，肖朋月想也不过如此而已，难道会引起什么爆炸而硝烟四起？或爆发出一场什么“战争”来？

肖朋月走到窗前，把玻璃打开，对着前面的红椰湖远眺着。红椰湖波涛不惊，一片涟漪，闪闪发亮。她想，晚上同方南洋的见面也许是这般的灿烂美好。难道方南洋会对她摆“鸿门宴”？难道……肖朋月反而下定决心，晚上这个面一定要见，一定。

一幢烂尾楼和两个退伍兵

下午3点，海南南洋实业发展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唐诗白在一间破旧的工棚里，在一张简陋的八仙桌上，正铺着一张旧报纸，忽然一阵风吹过来，唐诗白急忙伸出左手要把纸压住。只见他的左手只有大姆指和食指，其余的3个手指全没了，留下一块大大的伤疤。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纸压住。正开始挥毫写字时，门口来了个高个子，高个子在门板上重重敲了3下“咚、咚、咚”直响。

“谁？”唐诗白头也不抬，边写字边问。

“我，方南洋。”

“啊！”唐诗白惊慌地放下毛笔，急忙转过身来：“方总，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说你这个人脑子就有问题，我不是现在来的吗，怎么又问我什么时候来呢。”方南洋似乎对唐诗白不满意，这样说他。

唐诗白嘻嘻笑着：“我以为你去富城什么的转转才来的。”

方南洋：“我像你，有事没事都爱出去转一转。你现在干吗呢？”

唐诗白又是嘻嘻笑：“没事，我练练毛笔字。”

方南洋：“没事？人家都拿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了，还没事？”

唐诗白这回不笑了，换成一副苦脸：“那我也没有办法。”

方南洋：“没办法，那就等死。”

唐诗白的脸色又改变过来：“不会的，有你在，我们死不了。”说完又嘻嘻笑起来。

方南洋真的是哭笑不得，看着唐诗白的这副样子，说：“你呀，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毛病呢。”

方南洋与唐诗白是一块当兵的。1971年冬他们两个从椰山武装部入伍，被分到驻守在天涯海角的守备十七团四连六班。俩人都是红桥镇的老乡，这样就更亲密无间了。在班上，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像亲兄弟一样。入伍半年后，方南洋因工作积极，军事技术提高得快，个人组织能力强被提为副班长。而唐诗白肚里有点墨水，写得一手好字也被调到连部当文书。两人的进步让连队的战士刮目相看，羡慕不已。然而，这两个人的性格却差别很大。方南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而且极为认真，做事从不马虎，完全一派军人作风。可唐诗白却不同，办事拖泥带水，一副无所谓不急不忙的样子。为此，方南洋在连队经常指点劝告唐诗白，可唐诗白的改进却不大。有一次，唐诗白到团部领取弹药，回连队后发现少了一盒54式手枪子弹，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冒汗。立即去找方南洋求救怎么办？方南洋说“找！就是掉到大海里也要捞起来”。这样，他俩在连队中午休息时向连部请了假，冒着火辣辣的太阳一路找到团部。结果是唐诗白在团部装备仓库取货时，漏了这盒子弹没有拿走。仓库保管员说，是唐诗白走后才发现的。他准备下午告诉你们连队，你们中午来了就带走吧。气得方南洋想给唐诗白一巴掌。从此，方南洋对唐诗白的这个毛病是铭记在心。直到现在，方南洋还是时常说他。

照说，唐诗白尽管有这些毛病，但他能当上一个公司的副总，应该是混得不错的。其实不然。唐诗白任南洋公司的副总经理，是方南洋照顾安

排的。1991年，方南洋从机关下海经商，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他就想到了唐诗白。唐诗白从部队退伍后，一直在农村，养儿育女，糊口过日子。因此，方南洋首先想到让这个在部队上的生死之交战友到自己的公司工作，共同努力，也许能让唐诗白有个翻身的机会，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就这样，唐诗白又一次同方南洋走到一块来了。

“方总，我去沏茶喝，上等的白沙绿茶，是一亲戚从五指山带来的。”毕竟是战友，唐诗白不顾方南洋的口气，热情招呼着。

方南洋摆摆手：“不用了，留着你自己喝吧。我们到外面走走看。”

俩人一前一后走出低矮的工棚。

方南洋高大魁伟，一张国字脸上浓眉大眼，笔直的鼻梁，乌黑的头发，十分帅气。唐诗白身材清瘦，眉清目秀，戴着一副血红色的框边眼镜，像是在街上买的老花镜。背有点驼，略显书生气。方南洋走在前面，俨然就一个老总，领头雁，唐诗白走在后头，十足的副手甚至是打工仔的态势。

方南洋是同唐诗白出来看看大洋洲国际商贸城的，这是两个退伍兵这几年来的一大“杰作”。

大洋洲国际商贸城位于红榔湖北侧，占地50亩，按城市部门的批准，中心将建八层的现代化商城，四周是二层的连体铺面。方南洋请了广州一家设计公司做了整体设计。如果按设计图纸施工，工程竣工后，这座商城将达100000多平米。这在当时是全省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商业中心了。可现在除了中央的两层楼外，四周空荡荡的，杂草丛生。就在大门进来的右侧有两间破旧的工棚，是当时施工队保留下来的，唐诗白就住在那里。

方南洋和唐诗白来到中心的商贸城大门前停了下来，商贸城主楼的上方镶着“大洋洲国际商贸城”八个古铜色的魏体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八个字每个字都比人都高，是方南洋专门请海口一个朋友制作的。现在除了这八个字还显生气外，主体大楼只建到两层，而且还没有完全封

顶。四周的手脚架七斜八歪摇摇欲坠。几年了，这个项目就这样拖着，变成了烂尾楼半拉子工程。

方南洋凝视着门口上方的大字，良久，从嘴里吐出了一句气话：“这姑娘养的欧海洲，这项目要真烂了，老子非毙了他不可。”

唐诗白听方南洋这么一骂，也附和道：“是呀，当初要是不与欧海洲合作，现在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

方南洋白他一眼：“是呀，是呀，你就懂是呀。人家有地，不与他合作跟谁合作呢？再说，合作还是你拉的线呢，你忘了？”

唐诗白不作声了。

方南洋继续说：“算了，过去的事不提了。想想我们现在怎么办吧。我打听清楚了，红椰支行要起诉我们收回贷款。”

唐诗白一听，惊了：“怪不得你刚才说，刀架到我们脖子上了，原来如此。我们哪有钱还贷啊。”

方南洋指着前面的商城说：“我们不是有这个吗，没有钱还，人家就来收楼了。”

唐诗白：“那我们不完蛋了。”他想一想，又说：“这个项目是与欧海洲合作的，他是不会让银行来收楼的。”

方南洋：“你还算聪明，不过你可能忘了，这个项目我们占55%股份，银行收回我们55%权益，也够抵债了。”

唐诗白又瞪大眼睛：“这样真的彻底完蛋了。”突然他眼睛一亮：“方总，听说红椰支行调来一个新行长，就是肖朋月，你俩不是老相好吗，又是老乡，你去找她肯定买你的账的。”

方南洋：“你胡说什么，找肖朋月用你告诉我吗，我已联系好了，晚上要同她见面。”

唐诗白：“那好，我们有救了。我知道，肖朋月肯定买你的账的。”

方南洋：“别想得那么美。银行有银行的规矩，肖朋月又是一个原则

性很强的女人，要想从她那里网开一面，我看也难啊。现在我们要先走这步棋，也许有活路。”

唐诗白眼睛又一亮：“真的，什么棋？”

方南洋：“把项目和主楼一起卖掉。”

唐诗白惊愕：“卖掉，那欧海洲会同意吗？”

方南洋：“按双方合作协议，我们到国土局把我们的 55% 权益过户到南洋公司名下，就是说能把 55% 的土地面积过户公司名下，我们就可以进行转让了。”

唐诗白带点疑惑：“过户，怎么过？”

方南洋又白了唐诗白一眼：“我看你真笨，就是把原来的土地使用权证到国土局去分割办成两个土地证，55% 办成我们南洋公司的，45% 是欧海洲的，懂吗？”

唐诗白正要张嘴，忽然从主楼门口传来一个喊声：“方总！”随后从里面跑出一个人来。

“老宋，”方南洋眼快：“你跑到里面干什么来？”

被方南洋叫老宋的人是商贸城的保管员兼保安，实际上是勤杂工。他年纪比方南洋和唐诗白大几岁，加上什么都干，所以方南洋和唐诗白从不称呼他的姓名，只因为他姓宋，所以都叫他老宋，带有点尊重他的意思。

老宋跑到方南洋跟前：“方总，你来了。”随手打开一个尼龙袋，“我掏了一窝老鼠崽，刚下胎的，好东西呀！”

方南洋一看，尼龙袋里有七八个小东西，眼睛还没睁开，压在一堆，蠕动着粉红色的身躯，有点吓人。唐诗白一看，退到一边：“老宋，你去抓这些东西干嘛？”

老宋还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喂，这些小东西能吃的咧，很补身体的。方总，你来一个。”

方南洋神色不动：“我不吃，你敢吃？”

老宋：“好，那我吃了。”他闭上双眼，把头一仰，张开嘴巴，手抓着老鼠崽对着喉咙一丢，然后闭上嘴，用力一吸，只见他脖子上的喉结一滚，小老鼠崽就钻到他的胃里去了。

“哇，好精彩呀，比看《动物世界》还过瘾。”唐诗白叹道。

老宋带着歉意说：“吓着两位老总了。我以前也没有吃过这东西，只听老人说刚下窝的鼠崽很补身体，我看你们两个都不敢吃，我就试试看，其实也没有什么，就像吃片感冒通一样。”

方南洋拍拍老宋的肩膀说：“对，有胆量，有精神，敢为人先，好！”

老宋听方南洋这样表彰他，来劲了：“方总，你来了，我真有许多话要跟你说。咱们这个项目，这座楼再也不能拖下去了。现在里面有很多老鼠窝，不光老鼠，就是猫呀狗呀也经常跑到里面过夜，甚至跑进里面交配，又嚎又叫的真目不忍睹。更可怕的是，红椰湖附近的那些吸毒仔，经常跑到里面吸毒，这要叫公安局发现了，我们还得了呀。那不变成了我们窝藏吸毒分子了。好多次，是我把他们赶出去的，不然真成了一个吸毒场地了。”

听着老宋的一番话，方南洋双眉紧皱着，他凝视着面前的这座烂尾楼，半晌才回过神来，对着老宋问道：“说完了？你不是有很多话想给我说吗？”

老宋笑笑道：“我笨人笨嘴的，有很多话也不知道怎么说，就这些了。反正，方总，你和唐总都是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又是西沙战斗英雄，一定要把这大楼搞好，不能半途而废。”

方南洋：“好，你说的很好。”他抬手看看手表：“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还有事。”

唐诗白：“方总，吃饭再走。我去买斤黄牛肉，我们喝点小酒。”

方南洋：“不用了，我约好别人了，你们两个喝吧。”说罢他从口袋掏出300元交给老宋说：“老宋，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你先拿300元做伙食